

第一章

當一個身著盔甲，滿臉血汗的士兵滾爬進大殿時，季有期知道自己再也無法自欺欺人了，滿殿的文武大臣全部安靜下來，一瞬間朝堂上連根針落地都能聽到，季有期覺得嗓子發癢，想說點什麼，想問問那個人發生了什麼事，可是其實所有人都知道出了什麼事了。

城破了，他們將成為前朝舊臣，如果拋下自尊對新皇示好的話，他們還能苟延殘喘，如果維持氣節，就只能選擇跟這個朝代一起被新的朝代碾壓，化為齏粉。

而皇帝.....季有期看向端坐在龍椅上的景興帝，景興帝不過二十歲，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，卻恐怕會葬身於此。

此刻的景興帝坐得筆直，可是臉上卻是寫滿了疲憊，眼底更深藏著一分畏懼與憤怒，景興帝風華正茂，本該意氣風發，現在卻神色頹喪，活像一個搖搖欲墜的垂暮老人.....

先帝子嗣眾多，當年還是皇子的景興帝步步為營，韜光養晦，最後一擊制勝，在眾多皇子中脫穎而出。先帝立下遺詔，由他繼位，而剩下的皇子，大部分流放邊疆苦寒之地，剩下幾個在京中也是戰戰兢兢，極少出門，生怕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，被有心人看在眼裏，全家獲罪。

只是先帝在位時，好大喜功，又不知節儉，與外國發生戰事、興建宮室等等都勞民傷財，各種苛捐雜稅早讓百姓苦不堪言，等到先帝駕崩，新帝繼位，想處理這些難題，已然來不及了。

朝廷失盡民心，百姓怨聲載道，即便新皇登基之後推行了很多利民政策、開倉放糧，但是因為吏部官員消極懈怠，景興帝推行的一些政策都成了一紙空文。

不管是怎麼樣的皇帝，與官員總會需要磨合，加上景興帝提出的政策多少都損害了朝廷官員的利益，官員為了自己的私利，都不願配合，所以即使景興帝有著抱負，他的計畫暫時都難以實現。

「皇上。」季有期大膽走上臺階，站在龍椅前面，他的本意是想要扶皇帝去避禍，經過剛才那一場安靜以後，朝堂上亂成了一團，所有的官員都手忙腳亂，卻礙於皇上在此，想跑也不敢跑，守在殿上的士兵早已經出去迎敵。

坐在龍椅上的景興帝渾身僵硬，他轉頭看向季有期，張了張嘴，卻沒有說出話來。

季有期心急如焚，他知道外面的士兵不可能堅持很久，於是伸手一把抓住景興帝的袖子，勸道：「皇上，臣先護送您回寢宮吧！」

景興帝仍然坐在龍椅上，低聲說：「朕.....不會離開這裏。」

季有期皺眉，著急地說：「先帝駕崩之時，一定告訴了您寢宮裏有密道吧，為今之計只有暫時避開，等到以後再糾集舊部，徐徐圖之。」

景興帝輕歎一聲，「朕不會離開這裏的，季愛卿還是趕快另謀生路吧。」

「皇上！」面對皇帝的固執，季有期十分頭疼。

這個王朝早已不值得守護了，但是這個年輕的皇帝還是承擔起了責任，沒有像他的父親那樣，只知道荒淫度日，揮霍無度。說上一句大不敬的話，如果當初季有期是皇子，讓他選擇的話，他怎麼也不會從那個老皇帝手中接下這個遲早破滅的王朝的，但景興帝不同，他出身皇家，對家國天下有一份執念。

在景興帝還是皇子的時候，季有期就知道他是那種固執的性格，既然打定主意了，就不會輕易接受別人的勸告，更何況是像現在這樣。

對景興帝而言，如果結局是註定的，他也要拿出他們皇族最後的驕傲與骨氣，絕不像那些卑賤的逃兵，說什麼「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」那些話之後逃離這裏。

季有期還在思索該怎麼勸動這個年輕且固執的新帝的時候，一隊穿著鐵甲的士兵衝到了大殿之上，動作粗魯地將還在場的官員壓制在一邊。

痛呼聲、喝斥聲紛亂的響起，季有期回身看著他們，他們身上帶著一種剛從戰場下來的戾氣與血腥味，伴隨著他們而來的是一股冬日凜冽的寒風，讓這些常年生活在溫暖中的人們瑟瑟發抖。

這些士兵穿著厚重的鎧甲，鎧甲上有白色的雪花，上面還有一些黑色的汗跡，眾人都知道那是血漬，他們光是站在那裏就讓這些養尊處優的文官感覺到強橫的、野蠻的、最直接的生死威脅，真切的恐懼從眾人心底升起。

那些試圖反抗的士兵拿走了武器，驅趕在一起看守起來，官員們也被驅趕到一邊，沒有人敢反抗或者動一下，因為地上的幾具屍體是最好的反抗的例子。

季有期看到一個衣著黑色鎧甲的男子走進大殿，先前進來的士兵都對他畢恭畢敬，顯然男子的地位很高，他很快就猜到此人的身分。

男子攜帶著外面冰冷的寒氣走到臺階之上，目光緊緊盯著季有期，而不是坐在龍椅上的景興帝，而那雙眼睛與他冰冷的外表不同，有股強烈的憤怒，彷彿要將季有期毀滅，好像季有期是他畢生的仇人。

他身上散發著一種生人勿近的戾氣，黑色的披風從兩側的黑鐵護肩垂下，鮮紅色的內襯隨著他的動作不經意地露出來，那顏色比地毯上的顏色還要紅，彷彿能夠聞到濃濃的血腥味。

季有期心中十分困惑，不知道對方幹麼把矛頭指向他，剛才那些士兵雖然將朝臣們推搡到一起，卻沒有人走上丹陛來拉他，難道就是因為這個，所以這個人才這樣一直瞪著他？

可他身上正穿著朝服，一看就只是一個朝臣，正主是皇帝啊，幹麼氣勢洶洶看著他，還一副.....想要吃掉自己的樣子？

季有期不敢再與他對視，匆匆一瞥便低垂眼瞼，只是不過光是一眼，季有期就將對方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腦海中，對方的眼睛很黑，像不見底的深淵，恍若失足就會萬劫不復，而對方眼裡的恨意.....讓他相信，如果自己現在站在懸崖邊，這個人一定會一把將他推下去，讓他摔個粉身碎骨。

雖然季有期不認識他，但他知道這個人的名字—魏子歌。

在他印象裏這個人就像披著人皮的嗜血妖物，魏子歌做為叛軍首領，這兩年他總是能從各種奏章和密報中看到他的名字，而這個名字每一次出現對這個王朝來說都是一場災難—

他們不是損失了一支軍隊就是損失了一座大城，有時候甚至更糟。

季有期一直希望不要見到魏子歌本人，因為見到他本人只意味著兩件事—

一個可能是這個人被俘虜了，起義軍被鎮壓了；另一個可能就是，現在這個情況，國破了，這個人以勝利者的姿態站在他的面前，睥睨天下。

而季有期也知道，前一種可能性不大，不然早就擒獲了此人，也就沒有了現在的局面。

「我們又見面了。」魏子歌在邁步走上丹陛的時候，無視景興帝，側頭對著季有期輕聲說，那語氣並沒有像他眼神中表現出來的那種恨意，反而有點輕鬆，甚至是……溫柔。

可這反而讓季有期感覺毛骨悚然，他很想說「我們不認識」之類的話，但他張了張嘴，卻沒有說出口，他知道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態度，一言不合就會一刀砍下，他只是一個文臣，用一句有點嘲弄的話來說，他四體不勤、手無縛雞之力，所以絕對擋不住、躲不過對方的一刀，權衡利弊，他犯不著為了這一句話，搭上一條命啊。

魏子歌看到季有期的表情笑了笑，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，「從今天開始，你就是我的了。」

這傢伙是在說什麼鬼話？他們之間究竟有什麼過節，讓這煞星要抓他當俘虜？

季有期感覺到對方如同鐵爪的力道，與那種不容反抗的氣勢，他很想喊疼，但是他忍著沒有出聲。

「放開季愛卿！」景興帝卻開口了。

年輕的皇帝毫不畏懼地從袖中拿出一把短劍，雙手握著對準眼前的叛軍首領，魏子歌似乎也有一些意外，總算看向皇帝。

他的注視就像有形的刀刃，讓景興帝有些畏怯，但他並沒有表現出來。

季有期知道景興帝平日養尊處優，雖然說練過一些武藝，但是在這些身經百戰的戰士面前揮舞短劍，只像是小孩子在玩遊戲。

季有期原本以為魏子歌對這樣的威脅會不屑一顧，甚至會冷嘲熱諷一般，沒想到對方竟然依言放開他的手腕，並且有禮的欠了欠身，他的姿勢優雅，渾然不似一個草莽出身的武將，反而有種溫文氣質，可卻掩不住骨子裡的倨傲。

「您比您父親要有擔當多了。」他笑了一下，笑得很冷。

接下來的場面並不算混亂，魏子歌輕易的制住了景興帝，讓人把他單獨隔離開來，魏子歌又命人把朝臣們囚禁到偏殿，在殿上的御林軍們則押進天牢，在他們沒有表明立場以前，不得釋放，而試圖反抗的人會被立刻斬首。

漸漸的，大殿之上已經沒有了說話聲和咒罵聲，無論大臣或是御林軍，甚至是宮人，都安靜地移動著，好像安安分分的就能逃過一劫一樣。

誰都明白，這片土地已經易主了。

季有期卻被留了下來，他茫然地站在龍椅之前，曾有士兵走上臺階來想要帶走他，但是看了看坐在臺階上的魏子歌，便馬上走開了，季有期就這樣一個人茫然無措地站在那裏，看著大殿裏越來越空蕩，然後他慢慢坐下，他坐在比魏子歌高一階的地方，可以看到這個人的背影。

其實，當這個男人走到他面前的時候，他明明覺得自己應該沒有見過，卻對那雙眼睛感到似曾相識。

明明那雙深邃的眼睛讓人印象深刻，見過一次便應該難以忘記，可是他實在想不起來自己是何時和這個叛軍的首領將軍打過照面。

季有期把目光從魏子歌身上轉開，投向排隊被押走的人們，大部分的人的表情都是很茫然，好像還在作夢一樣，有一部分人則是一副忿忿不平的表情，也有人一臉絕望，無論是平時趾高氣揚的官員，又或者是最卑微的太監，此時他們要面臨的處境都一樣。

他知道這些人的下場，大部分人會被殺死，可能會被安上個貪瀆的罪名，又或者是行刺，總之會找出藉口的，或者根本不用藉口—

勝利者其實不需要藉口，他們可以隨便處置失敗的人，包括自己。

剩下的小部分人會被流放或著圈禁，過起他們想都沒想過的苦日子，他們的親眷或許會一起流放、一起被圈禁，也可能會沒入賤籍，終生伺候這些勝利者，他們的孩子、孫子、他們的子子孫孫都會因為這場失敗而遭受恥辱。

季有期想到這裏，握緊了自己的手，還好他沒有孩子，但是他還有一堆在鄉下的親戚，想到那些老弱婦孺，他有些坐不住了。

他想維護他的親人，可他只是一個失敗者，他曾經位高權重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但是，他曾經輝煌的過去擺在現在就有點.....危險了。

在這種朝代更迭的時刻，前朝舊臣就只有兩種人會倖免於難，一種是已經效忠未來新帝的內應—他相信在這個朝堂上肯定有好幾個這樣的朝臣，他們會平安無事，如果他們夠識時務，那麼就應該在新帝登基後立刻退隱，帶著親眷遠走他鄉，離朝堂越遠越好。

另一種就是才華橫溢，見識卓越的，或有名望能穩定民心的，這種人不需要在成功者腳下乞求寬容，上位者會主動奉上比現在更多的權勢與財帛，在改朝換代之初，這種人是不可或缺的。

可是自己不屬於這兩種人，確切的來說，他是那種被百姓痛恨，欲殺之而後快的人，如果他被公開斬首的話，新帝應該能獲得不少讚揚與擁護。

想到這裏，季有期的臉色有點發白，他被單獨留在這，難道就是因為這樣，魏子歌等著拿他來開刀？

季有期現在倒有點羨慕被押到偏殿的那些人了，在那裏，他還有機會可以收買士兵，逃走的可能會多很多。

如果不是剛才想要勸皇帝走，說不定他就被押到偏殿了，甚至已經溜到皇帝寢宮了—在先帝去世前，留下景興帝交代宮中祕密的時候，特許他旁聽了，就算沒有景興帝他自己也可以逃跑，要是那時候他沒有管景興帝，自己跑了，等到新帝要清算他時，他可能已經帶著親眷遠走高飛了。

季有期真想一掌拍死那個衝動的自己，怎麼偏偏在那種時候動了側隱之心？

魏子歌轉頭看向季有期時，就發現季有期一臉沮喪和懊悔。

「你跑不了，」他彷彿知道季有期在想什麼，提醒道：「你是重要的目標。」

季有期從對方眼裏看見一絲戲謔和一絲惡意，是勝利者會有的姿態，他不自覺的低頭咬起自己的指甲，他知道越是在這種時刻，越要冷靜，要用心謀劃。

沒有什麼事情是絕對的，尤其是在朝堂之上，就算換了一個皇帝，換了一個朝代，甚至換了一批官員，只要下對了棋，他一樣可以如魚得水，就像以前一樣，因為這個朝堂逐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。

只要給他時間。

「我知道你是誰。」季有期忽然開口說，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怎麼走，但是了解對手永遠是下棋的第一步，而也只有看清局勢才知道下一步棋應該怎麼走，藉由交談，他可以套出他需要的消息。

「噢？」魏子歌似乎也很無聊，他的聲音透露出一分興味，顯然不排斥跟季有期交談。

季有期於是繼續說：「我聽到過很多關於你的事情，魏將軍，你用兵如神，在戰場上勢不可擋。」恭維的話總是沒有錯的。

然而魏子歌只是漫不經心的點點頭。

他的興趣不在這裏，這些恭維他可能聽過太多，不過自己可以換其他種說法來挑起他的興趣，季有期想著，他經歷過兩任皇帝，很清楚該怎麼做。

「四年前，你率兵造成了第一場動亂，人人都以為只是普通的民變，沒有人想到它會演變到今天這種程度，而且花了不過四年的時間，等到我們注意到的時候，你們早已所向披靡。」季有期一邊說，一邊盯著他看，忽然笑起來，「這個王朝用了幾百年的時間去建立，但是毀滅卻只花了四年。」

「因為它早已腐朽不堪，你在這座宮殿裏休息的時候，沒有聽到基石下的慘叫聲嗎？摧毀這個朝廷的，恰恰是皇族自己。」魏子歌輕笑。

季有期挑挑眉，他想說，他聽過比這個更慘的聲音，在人還活著的時候發出來的，但是他很聰明的沒有說，從善如流地道：「冤魂夜夜嚎叫不止，但只有那些被驅趕到冷宮的人才會聽到。」

魏子歌沉默了一會兒才說：「看起來你是忘記我了，雖然我本來就不對此抱什麼期望。」

季有期從這個人出現在他的面前就在想，自己是在哪裏看到過他，但是遍尋記憶卻沒有結果，他本來都放棄回憶了，不過聽魏子歌的語意，這件事情對他來說相當的重要。

於是，季有期腆著臉說：「如果魏將軍能給點小提示，在下一定感激不盡。」

魏子歌笑了笑，沒有說話，好像他真的不在意一樣，但那雙深沉的眼睛仍一直看著季有期，季有期都不敢將自己的視線移開，這可真是折磨—

明明是一副溫文爾雅的儒將樣子，卻擁有這樣一雙充斥著危險的眼睛。

好在有人打破了這個僵局，一個中年男子在一群侍衛簇擁之下踏進大殿。

這個人季有期倒是看過，他的容貌不如眼前的魏子歌這麼惹人注意，他眼睛有點小，鼻子有點塌，嘴有點大，長得還不高，是那種扔到普通人堆裏就找不到的長相，但是他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氣勢，比先帝，比景興帝都更有帝王威儀。

看到這個人現身，季有期不由得產生一種「啊，原來他也參與其中」的感歎。

「潘陽王殿下……」季有期站起來，向中年男人行了一套大禮，三跪三叩以後才說：「久疏問候。」

「季丞相，一別經年，您依然風采過人。」潘陽王露出一個微笑，眼神卻很深沉，看來高深莫測。

季有期勉強笑了一下，說：「看起來，我現在是應該改換稱呼了。」

潘陽王笑了一下，他緩步走上臺階，「不急不急……我們慢慢來，有帳不怕算，不是嗎？」

季有期仔細回憶了一下，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對於這兩個謀朝篡位的人，他的印象都十分淺薄，更沒有私底下接觸過的記憶，這兩個人卻都一副準備跟他算帳的樣子，發現這個事實，他心裏不由得百感交集—不怪自己倒楣，實在是記性太不好了。

季有期苦笑著退到一邊，他可一點也不想擋未來新皇的路，他還想活下去。

魏子歌倒是坐在臺階上沒有讓開，潘陽王也沒有介意，竟跟魏子歌一起在臺階上坐下，開始東拉西扯，說的內容大多是破城時候的情形。

季有期站在一邊也不敢隨便亂動，靜靜地聽著他們說話，這才知道不是叛軍鐵騎攻破城門，而是京城的百姓們開了城門迎他們進來。

如果景興帝能夠早兩年，不，早一年登基的話，或許不至於變成這個樣子，眾叛親離，盡失民心。但是現實就是這麼殘酷，幾百年的王朝就這麼被改朝換代了。

季有期倒是很想聽他們準備怎麼對他們這些舊臣，但是顯然這不是一個可以在大庭廣眾下隨意聊的事情，這兩個人不約而同的沒有提及。

他忽然想到，如果自己跟景興帝一樣在身上藏著一把短刀，這個時候他正站在他們的背後，而他們完全沒有防備，他是不是可以一刀一個，就這樣幹掉他們？

光是想想就覺得很好，季有期有點心動，當然了，這個計畫完全不可能付諸行動的，所以他只是想想而已。

「別想那些不可能的事了，」一個戲謔的聲音低聲提醒他。

季有期打了一個寒顫，看到魏子歌深深的盯著他，連忙移開視線，那種燃著仇恨火焰，彷彿能把人燒熔的眼神，他可不敢再輕易去注視。

「後面的事情你看著辦，這個人我先帶走了。」魏子歌終於站了起來，他對潘陽王的態度沒有對帝王該有的尊重，甚至有點兒傲慢無禮，但是潘陽王還是沒有露出半絲愠怒，兩個人從相處的情況看來倒更像朋友而非君臣。

「好，後面的事情我會派人去通知你。」潘陽王輕聲說，坐在臺階上沒有動，目光淡淡地掃過那些俘虜惶恐不安的臉。

魏子歌對季有期伸出手，季有期不情願地將手遞給他，被他拉著走下臺階，感覺自己全身都僵硬了。

兩個男人之間這樣手拉著手一起走，實在是非常奇怪……

季有期很想勸對方放手，說在大庭廣眾下，做這種動作成何體統？可是他終究沒說，因為魏將軍現在是勝利者，哪怕他用雙手走路，都不會有人敢側目，會被議論的只有自己，而一個勝者，又怎麼為了敗者著想？說了也是白說。

此刻夕陽西落，血色舔上殿中每一寸地面，季有期走在金鑾殿的紅色地毯上，感覺這條紅色地毯比往日都還要鮮豔。

他挺直了背脊，在同僚們或幸災樂禍或惴惴不安的眼神下，跟將來能夠權傾朝野的魏子歌走出了牢籠一般的金鑾殿。

走出殿門的時候，連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自己鬆了一口氣，因為那裏是如此的令人窒息，瀰漫著腐敗、死亡的氣息。

第二章

魏子歌和他手下在今天之前都是叛軍，京城自然沒有招待叛軍住的地方，就算朝代馬上更迭，他們還是沒有地方住，所以魏子歌很自然的把季有期押回府，顯然是要住進季府。

雖然不是太情願，但季有期也沒有拒絕的權利，只能跟著一群人回府。

季有期是個權臣，這些年，在朝堂上，很多人都覺得季有期能做到丞相之位，是件很不可思議的事。他家道中落，衣食無虞，卻沒有庇蔭他的龐大勢力，也沒有可以仰仗的妻族，他手裏也沒有兵權，但就是混得如魚得水。

先帝在季有期十八九歲時就讓他當了丞相，景興帝對季有期也是信任有加，很多新法都交給季有期去推行，他深受兩代帝王恩寵，因此引起很多惡意的揣測，認為他憑藉一張巧嘴蠱惑帝王的有，以色侍人的謠言也有，甚至有傳言說季有期是先帝的子嗣，但是因為母親身分低下，所以將他安排做了朝臣。

季有期並沒有把這些謠言和批評放在心裏，更懶得解釋，對他而言，那些人不過是一些不得志的跳梁小丑，天天以惡意去揣度他人，好藉此原諒自己的失敗，捍衛自己可憐的尊嚴，所以季有期的名聲從來沒有好過。

不過現在他倒有點後悔自己一心追逐名利，不管自己的名聲，不為百姓真心做點好事了，他現在失勢，除了有被拿來殺雞儆猴的危險，他家會不會也被百姓們、叛軍們給砸了？府裏現在也不知是個什麼情況.....

叛軍是城中百姓放進來的，季府自然也收到了消息，人人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他們這些舊臣府裏的下人是免不了遭受池魚之殃的，現在不跑更待何時？所以等季有期回府的時候，府裏只剩下一些忠心或膽小的奴僕，有些護院和僕人則是想阻擋逃跑的奴僕搶劫財物而被殺害。

幸好貴重的東西季有期早就藏了起來，在錢財方面來說，損失並不是很嚴重，更令季有期欣慰的是，他一直以來孑然一身，並沒有親眷住在府內，不用牽腸掛肚。

本來自家主子回來是該欣喜的，可魏子歌就走在季有期的身邊，他那一身凌厲的殺氣令府中的下人變得瑟瑟發抖，更別提在魏子歌的身後還有一隊親衛。

丞相府裏的下人過得太安逸了，一下子見到這麼多手執利刃的士兵，大多數人的心都是七上八下的。

「閻伯。」季有期喚了聲帶頭迎接的老僕人。

閻伯是從在老家的時候就一直陪著季有期的老僕人，曾經服侍過他的父親，跟他來到京城以後，就一直服侍在側，是府裏的大總管。

閻伯年過半百卻腿腳靈活，耳聰目明，他聽到召喚便快步過來彎腰站在季有期面前，眼裏滿是擔憂和關切的問道：「少爺有何吩咐？」

季有期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為眾將士安排房間休息，不能怠慢了，另外準備筵席，今天晚上宴請他們。」

閻伯仔細看了季有期身後浩浩蕩蕩的一群人，那些穿著同色衣袍、鎧甲的士兵，一看就知道身手不凡，而且是從戰場歷練出來的，而站在季有期旁邊的那個男子，光是看一眼，就覺得殺伐之氣很重，讓人想要遠遠避開去。

叛軍攻進皇宮，潘陽王擒住皇上和百官的消息，在叛軍的散播之下早就人盡皆知，有人都在慶賀要改朝換代了，如今少爺跟一群叛軍一起回府，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？

「少爺……」閻伯欲言又止。

季有期輕輕點頭，「沒事的，你去做你該做的事情，這幾天府門不要開了，你自己進出要小心。」

閻伯點點頭，下去安排眾人的住宿，眾士兵也在魏子歌的命令下跟著一起走了，只留下兩人守在魏子歌身邊。

「這房子不錯啊。」魏子歌在季有期的陪伴下參觀整座宅邸。

這座宅子是先帝還在的時候賜給季有期的，雖然沒有一些世家貴族的房子大氣華麗，但是別有一番雅致與清靜。

事實上，京城的土地寸土寸金，而大部分的世家貴族都子嗣眾多，房屋也是建了又建，原本三步一亭，五步一景，到最後可能都把地方挪來蓋房子，只剩下幾處最好的景致。

季有期就不同了，他一個人，家裏的僕人其實也不多，倒是因為名聲不好，會有人來找碴，所以養了不少護院，但總之這樣算下來，空置的院落房舍還很多，原本有的景致他全數保留，還拆了一些房子改成花園、蓋水榭，且先帝還在的時候，有時心煩就喜歡到他這裏來玩，避開朝中煩事，所以他這裏的用品器具基本都挑最好的，整座宅子本來可是比一般勳貴之家還要氣派幾分。

「我喜歡這裏，挺漂亮的。」魏子歌直接的稱讚道。

季有期一笑，「您可以當做自己家住下，魏將軍來住，真是蓬華生輝，您可千萬別客氣。」

魏將軍一笑，「我不會客氣的。」

季有期臉上笑容不變，心裏不由得罵道「強盜」，估計過不了幾天，大門上「季府」的牌子就要換成「魏府」了。

「咦，那裏是什麼地方？」魏子歌在湖面的橋上停下，抬手指向岸的另一邊。

季有期順著他指的地方看了一下，解釋道：「噢，那裏是我準備蓋的一處水榭，等著夏天水榭蓋好了在這裏賞荷。」

魏子歌輕輕點頭，「挺好的，繼續建下去。」

季有期眨眨眼，覺得這個男人一副主人的樣子，真是讓人頭疼。

也不知道魏子歌在打什麼主意……希望閻伯看懂了他的暗示，找到機會就回家鄉去安置他的親族，現在肯定是不要想了，這幾天城門是不會開的。

不知道這場「變天」會變成什麼樣子，他自己得在京城耗著，為了沒有後顧之憂，事情得都安排好才行。

現在正值多事之秋，城中物資緊缺，即使是宮中的貴人在這段時間也是縮衣節食，不過季有期今晚擺的夜宴排場倒是跟以往宮宴差不多。

原本還想請幾名官員作陪，但魏子歌拒絕了，他又說，就算要請也請不到人，各位大人今夜是回不了家。

晚宴上於是只有魏子歌等人在飲酒作樂，一直到三更才散了。

季有期回到房裏，倚在窗邊，看著寂寥夜空，這個夜晚註定是個難眠之夜，從明天開始，京城中的局面會大變樣，不知道現在皇上的情況如何……

「季丞相這是在想誰？」

一個低沉的男聲從耳邊傳過來，如此的貼近，讓季有期嚇了一跳，他皺著眉轉過頭，看到魏子歌就站在他的身後。

魏子歌依然穿著一身黑色的戎裝，血色的披風重重垂落下來，看了就有不祥之感，在燈火之下，彷彿有血腥味瀰漫開來。

季有期不由自主往後退了退，感覺自己與魏子歌太過接近，會被對方拉入深淵之中，他臉上表情淡然，平靜的回答說：「我孑然一身，又沒有什麼妻妾相好，能想誰呢，最關心的也不過就是自己的性命。」

魏子歌笑了笑，將手中的酒杯遞過去，「這種事情多想無益，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。」

季有期不敢不接，他伸手接過仰頭喝下，不是他平常喝的那種甜甜的果酒，而是最烈的燒刀子，從喉嚨一路燃到胃裏，他不由得咳嗽了幾聲，把酒杯還到魏子歌的手裏。

明明見他在晚宴上和眾人喝了不少，這會兒回了房間還要喝……

因為局勢變遷，身分不同的關係，季有期不得不將自己本來住的主院讓出來，他原本是要再找個院子睡的，沒想到魏子歌卻要他跟他同睡在主院，季有期只好讓下人幫他收拾了間廂房，沒想到魏子歌竟然會來找他。

魏子歌手裏把玩著玉杯，看著季有期咳嗽的樣子，微微翹起嘴角，「光是喝酒好像太無趣了……」

季有期想了想，提議讓舞姬來，在本朝中，勳貴之家都會豢養一些舞姬在宴會上助興，或者取樂，季有期自己並不好色，府中養著的舞姬大多是招待客人的，不過京城中能被奉為上賓的，屈指可數，所以季府裏的舞姬倒是比一般勳貴之家的舞姬要輕鬆不少。

魏子歌並不反對季有期的提議，他就派小廝去叫兩三個舞姬來，自己則跟魏子歌移到主院的花廳裏，那兒才足夠寬敞。

府裏的舞姬倒是都沒有逃跑，聽到傳喚，她們很乖巧地前來，樂師跟在後面，在角落裏一個個盤腿坐下，準備開始伴奏。

魏子歌和季有期兩個人坐在羅漢床上，季有期小心地在一邊為他斟酒，在以前這是皇帝才有的特權，他季有期除了皇帝以外，還真沒有這麼小心地伺候一個人。不過今非昔比，當年他是權臣，位高權重，現在他是階下囚，性命堪憂。

魏子歌靜靜的打量著季有期，他修長的手指輕巧地拿著酒壺，斟酒的動作優雅而俐落，臉上沒有惶恐不安的表情，明明他應該感到害怕。

從以前就是這樣，沒有人知道季有期在想什麼，沒有人可以看出季有期的真實情緒，這個人年紀輕輕，沒有背景卻權傾朝野，他曾經一手把持官員的任用，生活堪比皇親國戚，對此外界有很多關於他的傳聞，大概都是一些「以色侍人」之類的話，自己對此從來不信。

沒有腦子的人，就算長得再美也爬不到季有期的位置。

舞姬們隨著樂音翩翩起舞，舞姿優雅美妙，樂音動聽，季有期不倒酒時就端坐一旁觀賞，但更多的心思還是放在魏子歌身上，他總覺得對方好似對舞蹈沒什麼興致。

忽然，魏子歌說：「聽說季丞相精通音律，不知道在下是否有幸聽你彈奏一曲，請你替這些舞姬伴奏，助助興？」

季有期微笑，「可以啊，只是許久不練，技藝未免生疏，魏將軍不要笑話才好，不知道將軍想聽什麼樂器呢？」

朝中文臣大多通音律，季有期也不例外，不過正如他所說，他已經很久沒有練習，只有一些聚會的時候他會點評一二。

而彈彈曲子也沒有什麼，只是為這些舞姬伴奏，就是一種侮辱，這種話聽在別的文人耳裏恐怕要說一句士可殺不可辱，跟魏子歌撕破臉，但是季有期一向認為識時務者為俊傑，在自己落魄的情況下，捍衛以往的尊嚴看起來好像有點傻，不如就照著對方的話做。

「彈個琵琶就很好。」魏子歌自己斟滿一杯酒，仰頭喝下。

這下連季有期都要皺眉了，琵琶雖然音色好聽，但是這種樂器一般為勾欄女子所演奏，男子多習二胡與古箏，魏子歌知不知道此事？

如果知曉，那又是一次侮辱了。

「在下不善彈琵琶，恐汙了將軍的耳，還請將軍不要因此怪罪。」季有期還是站起來，走到一名樂師身邊，從對方的手裏接過琵琶，重新回到位置上坐下。

在他年輕的時候，因為很喜歡琵琶的音色，所以學習了這種樂器，學了以後才知道這種樂器多半是風塵女子在演奏的，這才幾乎不再彈奏。

季有期彈著琵琶，想起了年輕時的事，算一算，竟然已經過去十多年了。

那時候他才剛剛踏入官場，看到權貴在那裏為了利益玩弄權術，他覺得自己看到了官場的本質，也了解到人一旦嘗到權力的甜頭，就無法自拔，淪為這場權力遊戲的一部分。

他很快的就加入了權力的爭奪之中，但是他加入並不是為了別人，沒有一般人那種為了家人、為了家族，或者為了財富之類的想法，他只是單純迷戀權力本身，也喜歡那種爭奪的過程。

季有期彈得入神，等他回過神的時候，舞姬們和樂師都已經離開了，只剩下魏子歌還在那裏有一口沒有一口地喝著酒。

季有期看了看蠟燭已經短了一大截，有點茫然，不知道自己怎麼就彈了這麼長的時間，手指痛得厲害。

他好久沒有這樣彈過琵琶了，他抱著琵琶呆了半晌，忽然想起那個叫他彈琵琶助興的人，也不知道對方是否滿意。

想到這裡，他心中百感交集，這一刻，他比白天在金鑾殿上，更強烈感受到江山易主，自己已淪為階下囚的現實。

以前的他，除了帝王，何曾需要在意別人的心情？

季有期轉頭看向坐在羅漢床另一邊的魏將軍，那個人黑色的長髮束起，微微有些凌亂，燭火下，他的神色看來比較柔和，臉頰也因為酒氣而帶上薄紅，可是那種孤狼一般，生人勿近的煞氣，沒有削減半分。

他放下樂器，靜靜地坐在一邊，不敢打擾對方，也不敢自顧自地離開，回房睡覺。現在這個人生殺大權在握，他不能冒險。

成王敗寇，千百年來都是這個樣子，失敗者並沒有反抗的餘地。

「累了嗎？」魏子歌放下酒盅，轉頭看向季有期。

他聲音有些沙啞，一開口就帶著酒氣，問得柔和，可季有期有種想要逃跑的慾望，因為那雙眼睛暴露了對方的危險，這人彷彿要把他整個人吃下去一樣，讓人不寒而慄。

他很想趁這個機會跑出去，可他不能跑，因為只要他轉過身，他就拱手奉上府裏所有人的性命。

季有期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緩的說：「不累，您還要聽嗎？」

魏子歌只是沉默地看著他。

想到魏子歌在戰場上的名聲——什麼屠盡俘虜，坑殺幾萬人，季有期覺得自己在這種注視下，簡直要崩潰了。

如果他只有一個人，他就會選擇毫不猶豫地逃跑，遠遠離開這個煞星，這個人就像黑暗的一部分，或者小時候祖母說的鬼魂，隨時能把人拉進萬劫不復的地獄。

「夜深了，休息吧，」魏子歌輕聲說道，站起來對季有期伸出手。

季有期看看他，又低頭盯著他的手，心裏有一萬種念頭理不清，但是有一點他很確定，對方手伸在那裏，他不能推。

他扯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，伸手覆在魏子歌的手上。

他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，人一旦有了牽掛，就會失去自我，就會軟弱，就會不得不妥協，所以他雖然位高權重，但是既沒有娶親也沒有生子，甚至連固定的相好也沒有一當然，也可能只是因為沒有遇上心儀的人。

他總是在避免跟人親近，但是他現在才發現，只要人活著，就不能避免這些。

這時，他聽到對方輕輕說：「你可以喊我的名字。」

魏子歌，這是一個季有期一聽便覺不祥的名字。

這四年時間，當他們意識到叛軍的能耐時，只要戰報上提到這個名字，人們的臉色就會變得很難看，每一次他名字出現，都會伴隨著戰事的失敗，軍隊的損失，朝廷的顏面掃地。以至於到後來，他們都會用「那個人」來指稱魏子歌。

他們想過要怎麼對付魏子歌，暗殺、賄賂等等手段都用過，但是都沒有取得成功，那些派去執行的人，都是有去無回。

季有期忽然想，會不會他跟他走到內室，就像那些人一樣再也走不出來了呢？

可惜他不是天生反骨的人，也不是為了國家可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，更不是抱著玉石俱焚打算的人，不然早在身上藏把利器，說不定還真能暗殺這個煞星，讓自己跟其他人都活命。

不過按照他的力氣.....恐怕就是給他一把刀，他也不能保證刺得進去。

季有期苦笑，果然百無一用是書生，在太平盛世裏，他們可以侃侃而談，而在亂世中，他們這些文臣只能在大殿之上瑟瑟發抖。

Crescent